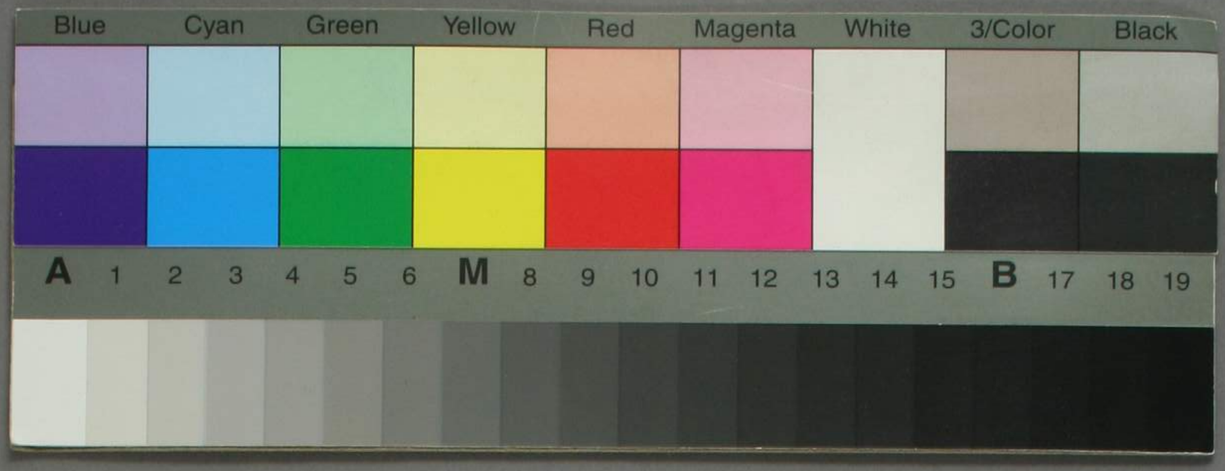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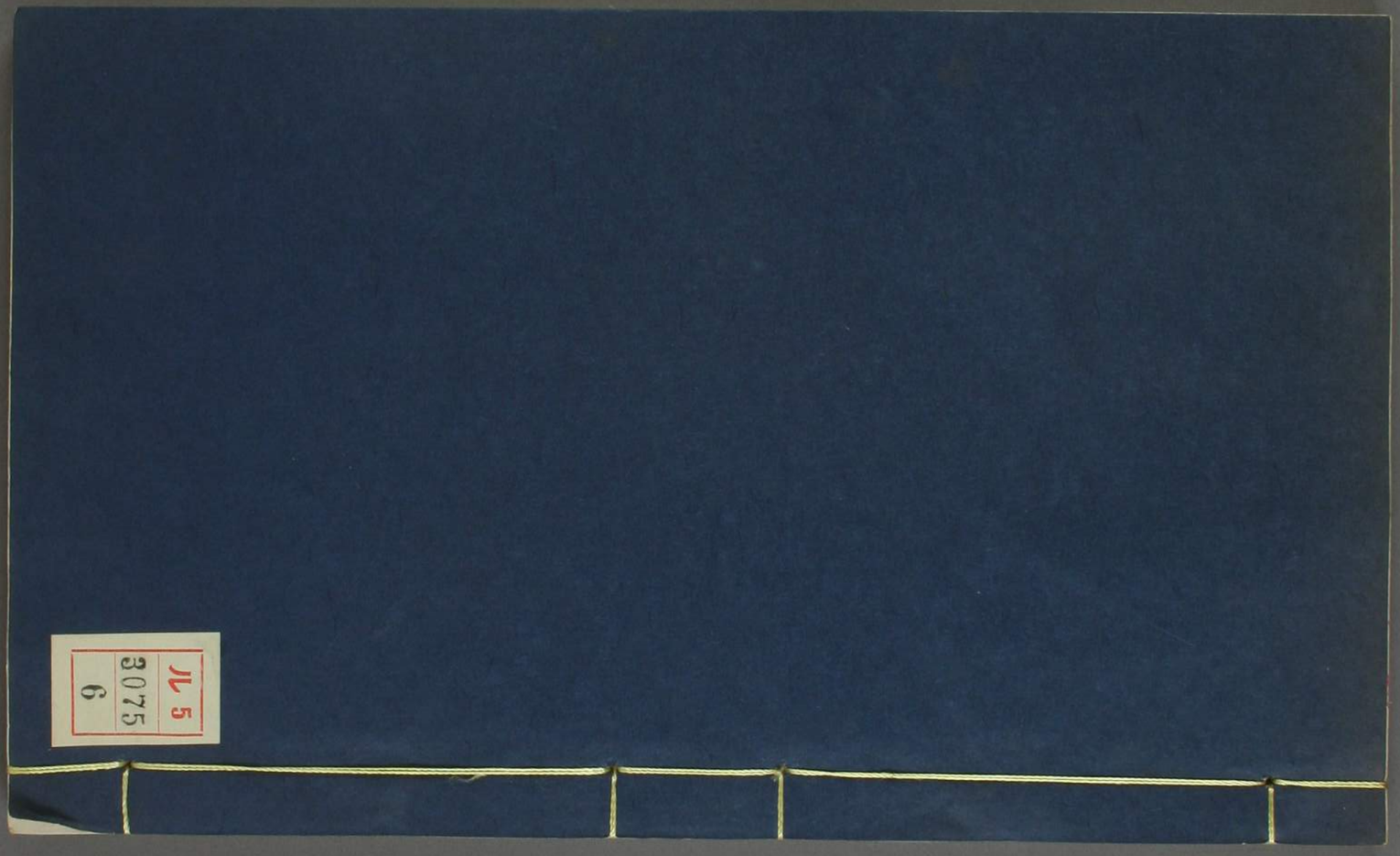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ル 5
3075
6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ル5
3075
6

京口山水志卷七

丹徒　山

丹徒楊棨譔

蒜山在城西五里太平御覽京口記曰蒜山無峯嶺臨江魏文帝南望致歎元和郡縣志山臨江絶壁晉安帝時海賊孫恩至丹徒戰卒十萬卒衆登山鼓譟動地引陣南出欲向京城時宋武帝衆無一旅卒所領横擊六破之山多澤蒜因以爲名宋書武帝紀孫恩卒衆數萬鼓噪登蒜山居民皆負檐而立高祖奔擊大破之投巇赴水死者甚衆新唐書李敬業傳敬業兵敗與李敬猷

駱賓王等
州一日游
僚會飲其
算山以周
地紀勝案
士山其談
卽北固山
沈德
京口
戊戌
廣蓯
之石芒峭立
之必無驅十萬衆據一石磧者而
所載
游決
萬衆
于此
蘇子
客就
子文
臨大
焦北
子余
固相埒而其名不見於古心頗疑之詢之余
日此古所云蒜山也古有蒜山無銀山地與

金山相望土人易以今名復以旁一
蒜山之名移之江濱石磧矣今衆人
之地予聞之恍然遂相與造其巔相
中平豐土少石與劉禎京口記所云
嘼介由是蒜山之名始有定所蓋事
而憑衆人之言鮮不貿貿者也噫天
名實混淆者何可勝道衆人之陋知
名宜矣而文學之士秉筆作志者亦
之書其賢於衆人幾何予是以不能
宋顏延之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

軌臨迴望滄洲雲生玉堂裏風靡銀臺阪陂石類
星懸嶼木似烟浮形勝信天府珍寶麗皇州白日
迴清景芳豔洽歡柔參差出寒吹嘹喨江上謳王
德愛文雅飛翰灑鳴球美哉物會昌衣道服光猷
謝莊侍宴蒜山詩龍旌拂行景鳳蓋起流雲轉
蕙方因委層華正氤氳烟竟山郊遠霧罷江天分
調石飛延露裁金起承雲　唐許渾登蒜山觀發
軍詩羽檄徵兵急轅門選將雄犬羊憂破竹貔虎
極飛蓬定繫猖狂虜何須矍鑠翁更探黃石畧重
振黑山功別馬斷營柳驚烏散井桐低星連寶劍
殘月讓雕弓浪曉戈鋌裏山晴鼓角中甲開魚照
水旗颺虎拏風去想金河遠行知玉塞空漢廷應
有問師律在元戎　陸龜蒙算山詩水繞蒼山固
護來當時盤踞實雄才周郎計策清宵定曹氏樓
船白晝灰五十八年爭虎視三千餘騎騁龍媒何
如今日家天下閶闔門臨萬國開　宋蘇軾蒜山
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徼其地地屬金山故作此詩
與金山元長老魏王大瓠無人識種成何翅實五
石不辭破作兩大尊只憂水淺江湖窄我材護落
無所用虛名驚世終何益東方先生好自譽伯夷

子路並爲一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契與稷
春年欲學柳下惠嗜好酸鹹不相入金山也是不
鶡人蚤歲聞名晚相得我醉而嬉欲仙去旁人笑
鶴山謂實問我此生何所歸笑作浮休百年宅蒜
倒幸有閒田地招此無家一房客

蒜山亭在山上一名二翁亭嘉定鎮江志無爲集云
浮山僧建亭蒜山之頂丹陽新舊太守林子中希楊
次玉傑首登之因名二翁亭今廢
公傑詩來陪杖履躡孤峯故老旁觀歎二翁海上
楊平千里白江東兵壯萬旗紅雲開雲合山頭月

楊落潮生渡口風須約蒙莊老仙客凭闌直下看
龍宮 蘇軾次韻林子中蒜山亭見寄詩奇逸多
閒老敬通何人慷慨解憐翁十年簿領催衰白一
簑江山發醉紅聞道賦詩臨北固未應舉扇向西
風叩頭莫喚無家客歸塢岷峨一畝宮 再和並
舊楊次公詩眇盧海上妙高峯二老遥知說此翁
聊復艤舟尋紫翠不妨持節散陳紅高懷却有雲
門興好句眞傳雪竇風唱我三人無譜曲冰夷亦
合舞幽宮

好漢亭在山下明嘉靖中土兵死倭難處今廢

褒忠廟在山上宋史移
義軍都統制兼鎮江魏
勝傳勝宿遷人充山東路忠
人出侵劉寶救不至府
駐箚御前軍統制知楚州金
諡忠壯時淮南未平帥
大四年改爲金山下院賜名
忠且令有司刻木以詔
葬於鎮江案今移祀金
雲山寺　聚明寺俱斂
山墓在汝山
花赤馬薛吉里思建在
翰林學士潘昂霄並奉敕撰
殷若集賢學士趙孟至
巔有銀山寺雲臺院即此二
碑見至順鎮江志今燬
寺之址

清宓道院在山半舊
余京暮春同沈歸
攀躋與尚存蹣跚
春漲波濤拓海門興
招魂亂藤荒草山前
玉皇殿在山前舊名
有三元宮關帝廟大
宋都巡檢營在山下至
於杭越之錢唐西興
臨淮各置都巡檢一扇
西來庵明天啟中建
登蒜山憩清宓道院詩老去
路鐵騎曾經十萬市
客躡雲根天晴烟樹分瓜浦
馬網緼頻過眼蟲沙變滅幾
順鎮江志宋長編大觀元年
潤之瓜州西津淮口之旰胎
於江淮岸側置營廨屯守

水軍營在山東至順志宋祥符六年置見圖經

孫楚別墅在山下第一村案楚未聞居京口然金陵有孫楚酒樓見李白詩又考晉書石苞都督揚州楚參其軍事知楚固嘗往來於此其有別墅可信也

宋秘閣校理王介墓在山東宋史王漢之傳父介舉制科以直聞官至秘閣校理施元之蘇詩注介字中甫

玉山在蒜山前

龍王廟在山上方輿紀要玉山臨江聳立上有龍王廟

超岸寺在山下舊爲玉山寺至順志紹興間郡守程邁建浮玉亭寺即其址

祟禎中興化李長科建避風館於其地募造救生船

十以拯溺者　國朝康熙三十八年　賜今額並

諭金山寺避風館二處一切丁銀雜派豁免船今歸救生館

陳玉璂登京口避風館高閣望江詩袞袞登樓興

披襟坐上頭果知天地大不盡古今愁孤塔衝烟

立諸峯拍浪浮憑闌一長嘯江月夜橫秋　田雯

詩避風館在江東岸瓜步驅回四月初鴨舫小船

趁潮上櫻桃時節打鱍魚

正平山在蒜山東上有平等寺宋劉宰爲記見至順鎮

江志今廢下有潮音洞

陽彭山在城西一里

董文友陽彭山春望詞得
下一株開招呼共向壚頭
固臨江簇一巒參差樓觀
好圖畫偏宜此處看　湯
口形勝甲東南金焦北固
日萃其下而未有知所謂
奇峯危巘深澗絶壑之觀
環翠如屏長江洶湧風帆
烟火十餘萬家無不近在
之勝槩也特其名不見於
厥不至卽或至焉而文字
而傳焉則山川之幸不幸
董子文友來自毘陵與何
此山乘春騁望各賦詩七
子皆以詩文擅名當世其
而江山形勝如指諸掌今
競選山水靚冶之區治墨
娛自海艘告警山川如施
今感慨係之宜其詞之結
巖邃壑徒爲樵夫漁子所
訪桃花徑幾回陽彭山
烟寒山中不見山容
陽越陽彭山春望詞跋京
其名特著故畫舫籃輿
陽彭山者是山也雖無
然登其上而三山雲樹
隱見與潤州城堞樓櫓
几席俯仰指顧亦登臨
山經輿誌故騷人之遊
不足以發之世亦莫得
豈不以人哉戊申三月
子雍南程子千一偶登
章曰陽彭山春望詞三
公詞雖記一時聞見所及
聞京口盛時名家巨族
亭臺榭極歲時遊覽之
風景頓殊三子懷古睠
麗而淒愴也夫天下幽
栖遊者多矣此山南望

則米元章之遺墓在焉其西則昭明太子讀書處也風流文章想見其人何從來遊者篇什零落乎此詞流傳於世吾見尋奇探幽者詫爲奇聞異蹟必將載酒登高窮極眺望墨版淋漓倣爲遊覽盛事四方聞而不得至者與金焦北固同入夢想也故余謂仙宮佛寺士女繽紛不可言遊遊陽彭山者自三子始書此所以慶此山之遇也

東嶽別廟在山巔至順鎮江志宋熙甯中建元大德六年行工部尚書辛仲實重修海陵陳膺記

招慶報慈寺在山麓五代吳義順三年建宋易名普

慈寺

蘇軾書普慈長老壁詩普慈寺後千竿竹醉裏曾看碧玉椽倦客再游行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久參白足知禪味苦厭黃公賒畫眠惟有兩株紅白葉晚來猶得向人妍

登雲寺在山西登雲門外宋祥符末建至順志

麗春臺在山後明時仕宦餞客之所今廢

師子山在城西二里

寶蓋山在城西四里

小華山在城西十五里山下有白鶴觀

五州山在城西二十
詩望幸傾五州注
或云曾布詩海門西
詩西升崇邱望培塿
孰是山生蘭蕙及芳
墩又有蘇軾書臥
梁武帝輦道相傳
因勝寺在山下相
賜額淨因寺寺
跋見至
順志寺旁有

鮑皐五州山
處一江懸松
程夢湘晚過
一徑微松陰
和黃葉飛東
宋秀國公陳升
鎮江軍節度使
令諡成肅升之
傳升之自建來
亦葬此升之曾
京口轉運使蘇
任氣節為歌詩
尚書度支員外

傳兄孫元仕至
轉運使亦知名

司空蘇頌墓在山北

尚書左丞拜右僕射知
太子少師致仕進太子
宋史本傳謂頌父紳葬
實在丹徒京峴山曾歷
今爲丹
徒人

左丞王存墓在山西

第元佑二年拜尚書右
揚州揚潤相去一水里
聖初致仕靖國元年改
夫至順志王存宅在府
云旅居自買百間屋且
又乞得琳宮就退閒誅
尚書蔣猷墓在山西

兵部尚書卒贈特進安
猷宅在放鶴門內後爲

彭公山與五州山近

香山在城西四十里山出
鐵爐山在城西四十里

宋秘書監翟思墓在山

曹王山在城西五十里相
志作曹山

高驪山在城西五十里
記云自覆船山酒甕山
來此東海神乘船致酒

流入曲阿湖故曲阿酒美也又搜神記云諸葛恪爲丹
陽尹出獵於兩山之間忽見小兒衆慕之諸參佐問之
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曰係囊衆
服其博識一名句驪山通典丹徒有句驪山山下仙人
洞洞內天然石案石杼東有大小繡毬山皆山別支
覆船山在城西五十里一名覆舟山山出黑石用以取
火與香山所出迥別太平御覽郡國志曰潤州覆舟山
有閒風亭嘉定志據寰宇記書祥
符圖經謂之匾船山
酒甕山嘉定志云亦名覆船山然梁武帝輿駕東行記
曰自覆船山酒甕山南次高驪山則爲二山無疑

論山在城西六十里道家所謂三十八福地也見名勝
志嘉定志作嶉山至順志別
出論山於丹陽未知孰是

莫山與論山近

丹徒　山

丹徒楊棨譔

石公山在城北九里濱江元史世祖紀宋沿江制置使趙潛樞密都承旨張世傑知泰州孫虎臣等陳舟師於焦山南北阿朮阿朮阿塔海登南岸石公山指授諸軍又阿朮傳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駐焦山阿朮登石公山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曰可燒而走也山形如雙象一名象山中有普賢洞峨眉洞上有韓公墩相傳韓蘄王屯兵處

石隱庵在山下面江舊名普賢寺未詳創始

明冷士嵋石公山蘭若詩柴扉臨岸水幽境絕塵

煩寒月隱江嶼暮潮生島門遠峯纔入定清磬不

聞喧日汀沙畔看鷗無一言

防江軍營嘉定鎮江志開禧二年冬楚州申敵犯清

河宜備江面令閤門陳煥因守臣待制宇文紹節募

能水一千六百人充本府防江水軍於石公山之東

置教場以練士卒又守臣史彌堅創威輔堂

送江亭在山上宋乾道中郡守陳天麟建取東坡宦

入海句以游直送江

名今廢

下鼻岡在城北四十里藝文類聚京口記曰城北四十

餘里有小岡高五丈許有人鼻形者岡西頭有口在上

而鼻在下方圓數尺狀如燋土故老相傳山名下鼻今

無復鼻厥口猶在案此岡郡邑志不載

今亦不知岡在何所

汝山在城東北九里太平御覽南徐州記曰丹徒縣東

九里臨江有女同汝山山東許貢客刺孫策所也三國志

孫策傳注江表傳曰策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好獵

所乘馬精駿從騎絶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策殺之

貢奴客潛民間欲爲報讐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

問何人荅是韓當兵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

石可及況當江流自東而西而北轉屈之間層峯峭壁俯瞰湍波若屯設重兵水陸協守賊必不敢越此而西今以其地險要名爲圌山關山有箭洞山上有塩明崇禎中吏部郎陳觀陽建案圌字唐韻市緣切集韻淳沿切並音遄與篆同說文判竹圌也盛穀也又是爲切音垂集韻山名在吳郡此正謂京口圌山圌宜讀作垂乃土俗讀如除或讀如徐蓋轉音之譌耳

明冷士嵋詩鑿石排南紀連峯出大川江回絶壁下山立斷陘前別嶂通吳會平荒入海天時愁波浪濶風雨起龍眠

東霞寺在山下唐寶歷間建

圌山寨王存九域志丹徒有圌山一寨祥符圖經圌山寨在圌山下宋史傳伯成傳圌山砦兵素與海盜爲地伯成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之無一逸去獄具請貸其死黥隸諸軍

圌山營雍正四年江蘇巡撫張楷以圌山一帶爲鹽梟聚集之所將簰灣駐劄巡江營守備帶領千總一員兵二百名移駐韓橋留水司營千總一員駐簰灣

題　淮咨行

明刑部郎中唐侃墓在山下明史循吏傳唐侃字廷直丹徒人正德八年舉於鄉授永豐知縣進武定知州遷刑部主事案唐順之唐郎中墓志銘侃擢南京刑部員外郎轉郎中明

止其濤也一名揚子江揚州府志揚子江在儀徵縣南
案儀徵唐爲揚子縣蔡寬夫詩話潤州大江本與揚子橋連瓜州
乃江中一洲耳故潮水通揚州城中李紳詩鷺鷥山頭
片雲晴揚州城裏見潮生今洲與揚子橋相連自揚子
橋距江尚三十里山川形勢固有時遷易也亦稱曲江
枚乘七發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
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李善注漢書廣陵國屬吳地
案曲江或曰錢唐江然選一名北江初學記漢書地理
注明言吳地故志於此
志江至徐陵爲北江又荆州記云東北至南徐州名爲
北江而入海也吳淑賦注南徐州記京江禹貢北流也
瀰漫三十里有大濤聲勢駭壯至江北激赤岸尤爲迅
猛桑欽水經沔水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
縣北爲北江酈道元注地理志曰毗陵縣舊會稽之屬
縣丹徒縣也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也舊去江
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於
江江即北江也江至金山分爲三灘至順鎮江志水記
揚子江南零水第一太平廣記李德裕使取金山中泠
水蔡裕竹窗雜記石簣山北謂之北灘按此三灘謂南
零中泠北灘字不同爲義則一詳見後中泠泉史記吳王濞傳
吳兵犇條侯壁大敗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渡

江走丹徒太平御覽謝承後漢書曰吳郡沈豐爲郡主
簿太守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倫每至臘節常感戀垂
泣遣豐迎母廣陵母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神令子
孫對母飲酒因醉卧便渡又續漢書曰張禹拜揚州刺
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
禹厲聲言曰子胥如其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
我哉遂鼓棹而過三國志吳書孫權傳魏文帝出廣陵
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裴注干寶晉紀曰吳人
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於江乘卓以木楨衣以葦席加
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又徐
盛傳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
船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遂
引軍還又步騭傳注吳録曰步騭表言北降人說北人
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大江吳主曰此曹必不敢來若
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
云每讀步騭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闔俱生豈有可以囊
塞理也晉書祖逖傳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不清中
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又苻堅傳堅曰吾將薄伐南裔
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太子宏曰晉阻險長江
未可圖也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於江南增

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御覽三十國春秋曰劉裕
次山陽聞何無忌敗績卷甲兼行將濟江而風急衆咸
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如其天不助舟覆溺何
足可怪卽命登舟舟移而風止宋書五行志文帝元嘉
二十六年二月幸京口有黑氣暴起占有兵明年魏南
寇至瓜步飲馬於江南史陳後主紀禎明三年隋將賀
若弼攻下京口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分兵斷曲阿之衝
而入又孔範傳隋師將濟江羣臣請爲備防後主未決
範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豈能飛渡李肇國史補揚州
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子江中所鑄也通鑑唐紀德
宗建中四年淮南節度使陳少游聞朱泚作亂修整壘
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籍館第修塢壁以備車
駕渡江少游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
耀武於京江以應之又興元二年議者言韓滉修石城
陰蓄異志李泌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上卽下泌章令韓
皐謁告歸覲皐至潤州滉感悅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
斛送至江上昌風濤而遣之宋史高宗紀紹興八年五
月詔鎭江府募橫江軍千人又劉光世傳高宗在揚州
金兵掩至天長倉卒渡江命光世爲行在五軍制置使
屯鎭江府控扼江口又王德傳劉光世鎭京口以德爲

都統制金兵復
元傳韓世忠治
忠邀其歸路以
鈎扳艦元在別
千戶又虞允文
諸軍皆聚京口
之允文謂遇風
用遂聚材治鐵
大江之衝以苗
又韓世忠傳大

艦進泊金山下
出其背兀术謂
破海舟策閩人
版以擢槳風自
也又劉寶止傳
分常州江陰軍
江號令歸一可
尤重於淮瓜州
江置游兵如只
於揚子江習水

客杜滸十二人入眞州苗再成出迎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遣書二淮閫因閱未果長編嘉定十五年知鎮江府趙善湘教浮水軍五百人以黃金沈之江使探得者輒予之於是水藝極精能潛行水底數里又制多槳船五百艘無閒風勢逆順捷疾如飛赤馬白鷁二大舟每舟可載二千人元史兵志至元二十七年江淮行省平章布連吉偕言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士民繁會置七萬戶府從之順帝紀十四年命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討沿江賊立鎮江水軍萬戶府命江浙行省右丞佛家閭領之明史吳良傳良從徐達克鎮江進鎮撫守丹陽張士誠兵出馬駄沙侵鎮江巨艦數百泝江而上良戒嚴以待太祖親督大子門良出兵夾擊獲卒二千又楊文驄傳以兵備副使分巡常鎮二府監大將鄭鴻達鄭彩軍及　大清兵臨文驄駐金山扼大江而守擢巡撫兼督沿海諸軍乃還駐京口合鴻達等兵南岸與　大清兵隔岸相持　大

清兵編大筏置燈火夜放之中流南岸軍發礮石以爲
克敵也日奏捷　大清兵乘霧潛濟迫岸諸軍始知倉
皇列陣甘露寺鐵騎衝之悉潰文驄走蘇州

北局庾信奉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校尉始辭國
樓船欲渡河輶軒臨磧岸旌節映江沱觀濤想帷
蓋爭長憶干戈雖同燕市泣猶聽趙津歌　隋柳
顧言奉和晚日揚子江應制詩詰旦金鐃發驂駕
出城闉鮮雲臨葆蓋細草藉班輪千里烟霞色四
望江山春梅風吹落藥浦雨滅輕塵日斜歡未畢
睿想良非一風生疊浪起霧卷孤帆出挨蓀麗藥
星高論光朝日空美鄒枚侶終謝淵雲筆　又奉
和晚日揚子江應教詩大江都會所長洲有舊名
西流控岷蜀東汎通蓬瀛未覩纖羅動先聽遠濤
聲空濛雲色晦浹疊浪華生欲知暮雨歌當覩飛
旆輕　唐駱賓王渡瓜步江詩奉檄辭幽徑鳴榔
下貴洲驚濤凝躍馬積氣似連牛月迥寒沙淨風
急夜江秋不學浮雲影他鄉空滯留　丁仙芝渡
揚子江詩桂楫中流望空波兩岸明林開楊子驛
山出潤州城海近邊陰靜江寒朔吹生便聞楓葉
下浙瀝度秋聲　祖詠泊楊子岸詩纔入維揚郡

鄉關此路遥林藏初霽雨風退欲歸潮江火明沙
岸雲帆礙浦橋客衣今日薄寒氣近來饒　儲光
羲寒夜江口泊舟詩寒潮信未起出浦纜孤舟一
夜苦風浪自然增旅愁吳山遲海月楚火照江流
欲有知音者異鄉誰可求　王昌齡宿京江口期
劉眘虛不至詩霜天起長望殘月生海門風靜夜
潮滿城高寒氣昏故人何寂寞久已乖清言明發
不能寐徒盈江上尊　劉眘虛暮秋揚子江寄孟
浩然詩木葉紛紛下東南日雨霏林山相曉暮天
海空青蒼暝色況復久秋聲亦何長孤舟兼微月
獨夜仍越鄉寒笛對京口故人在襄陽詠思勞今
夕江漢遥相望　權德輿晚渡揚子江却寄江南
親故詩返照滿寒流輕舟任搖漾支頤見千里烟
景非一狀遠岫有無中片帆風水上天清去鳥滅
浦迴寒沙漲樹遠疊秋風江空翻宿浪胸中千萬
慮對此一清曠回首碧雲深佳人不可望　戴叔
倫江干詩江干望不極樓閣影繽紛水氣多爲雨
人烟遠是雲予生何蔑落客路轉辛勤楊柳牽愁
思和春上翠裙　宋徐鉉京口江際弄水詩退公
求靜獨臨川揚子江南二月天百尺翠屏甘露寺

數帆晴日海門船波澄瀨石寒如玉草接汀蘋綠
似烟安得乘槎更東去十洲風外弄潺湲　元尹
廷高雨中渡揚子江見海怪出没詩吳頭楚尾天
一隅長江浩渺雲模糊中流風急浪花湧船頭黃
帽驚相呼蜿蜒海怪互出没踴躍與我爲先驅神
閑意定若無見自信膽氣由來麤江神惟識詩客
意故爾獻狀聊相娛岸旁青帝酒可沽拔劍割炙
傾玉壺與君痛飲留斯須此時此意不可孤山川
慘淡百戰餘古今變態難盡摹且書雨裏金焦圖
吳萊風雨渡揚子江詩大江西來自巴蜀直下
萬里澆吳楚我從揚子指蒜山舊讀水經今始睹
平生壯志此最奇一葉輕舟傲烟雨怒風鼓浪吃
於城滄海輸潮開水府凄迷灩澦恍如見滂湜扶
桑杳何所須臾草樹皆動搖稍稍龜鼉欲掀舞黑
雲鯨漲頗心掉明月貝宮終色侮吟倚金山有暮
鐘望窮采石無朝艫誰歟敲齒咒能神或有傴身
言莫吐向來天塹如有限日夜軍書費傳羽三楚
畸民類魚鼈雨淮大將猶熊虎錦帆十里徒映空
鐵鎖千尋竟然炬桑麻夾岸收戰塵蘆葦成林出
漁戶豈知造物總兒戲且攬長川入尊俎悲哉險

阻惟白波往矣英雄幾黃土獨思萬載疏鑿功吾
欲持觴酹神禹　明王鏊過揚子江詩燕南倦客
江東去一見澄江眼爲開紅日遠疑從地起青山
近欲傍人來中流擊楫空懷志南國持衡獨愧才
漸覺故鄉風物近十年一到思悠哉　國朝錢謙
益渡江詩京江南北路不到十餘年歲月看如此
風波意渺然浮生催渡客宦況釣魚船何事眉山
老歸期只問田　陳允衡京口江上寄林茂之隱
君白下詩寒月散篷隙皎皎爭朝暉不寐學跡跃
如掩山窗扉啟視閒無人遠水長天圍眷懷在高

館既醉未言歸　陳玉璇望江詩行子乘江望淒
然發浩歌海雲浮客棹江樹接官河雁去吳天盡
潮來楚國多妙高臺上月日夕逐流波　查慎行
月下渡揚子江詩妙高峯下曉鐘撞隔岸吳船正
發帮風露一天人擁被櫓枝搖夢過春江　又雪
後渡揚子江詩十里江風一霎間海門晴色帶潮
還白頭浪裏參差影看盡江南雪後山　陳維崧
京口渡江用辛稼軒韻永遇樂　如此江山幾人還記
舊爭雄處北府軍兵南徐壁壘浪捲前朝去驚帆
蘸水崩濤颭雪不爲愁人少住嘆永嘉流人無數

神傷只有衛虎臨風太息孱奴師子年少功名指
顧北拒曹丕南連劉備霸業開東路而今何在一
江燈火隱隱揚州更鼓吾老矣不知京口酒堪飲
否

京口唐書音訓在潤州城東北甘露寺側元和郡縣
志京者絶高邱也京口本謂城前浦口即是京口京
口本謂城前浦口以爲名劉禹錫詩氣混京口雲潮吞
海門風起浪花生海門在徐鉉詩京口潮來曲岸平
皆謂城前浦口也

京口渡今名甘露港渡

唐王維送邢桂州詩鐃吹喧京口風波下洞庭赭
圻將赤岸擊汰復揚舲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
明珠歸合浦應逐使臣星　丁仙芝江南曲未曉
已成妝乘潮去泛泛因從京口渡使報鄧陵王

宋梅堯臣京口水詩江頭潮正平日落土山口坐
見遠來舟高帆忽前後將隨入浦風稍渡遥圻柳
客無南北虞始信承平久

西津一名西津渡在城西七里長編大觀元年於揚
潤之瓜州西津各置都巡檢一員置營解屯守以備
巡察老學庵筆記徽宗南幸至潤郡官迎駕於西津
及御舟抵岸上御頂輿于一宦者立輿旁呼曰道
君傳語衆官不須遠來衛士臚傳以告遂退元史世

祖紀十二年七月阿埏海董文炳集行院諸翼萬戶兵於西津渡又阿埏海傳諜告揚州人將夜襲丹徒守將乞援埏海出扼西津邀擊之案嘉定志以爲卽蒜山渡金陵渡姜宸英西津義渡贍産碑記自岘山導江而下出峽汗漫數千里至金焦一束水旋行逆折然後朝宗於海此曹子桓所爲臨江賦詩徘徊而不敢進者也然予考之史記秦始皇登會稽還從江乘渡註其地在句容縣北六十里不知何時復徙瓜步梁庾信集有奉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至唐開元二十二年刺史齊澣以舟行繞瓜步回遠六十里始從京口埭下直趨渡江路徑而免漂溺之患故自唐至今瓜步渡者皆徙而至京口然往時京口與楊子橋對岸瓜洲特江中一洲耳後瓜洲以北淤漲與楊子橋連南直對潤州江身益狹江身狹則水流益汎急舟緣金山之麓而行春秋之間上流泛漲山水相搏觸漩而爲渦激而成湍雖恬風霽景猶懼變生不測少遇風波失利一瓠千金故京口之渡爲天下最險余六月渡江登金山見山足艤舟五六舟人操楫而坐若有待者寺僧深奭進曰此爲濟渡之舟自巡撫某公設此後凡有事

於茲土者及往來行旅各捐俸及貲益造舟買田
置市租以贍水手之稍食及其賞格之費焉然久
滋易弛也某懼斯人之弗脫於險而大壞前功願
得一言以示來者余惟易既濟稱君子思患而預
防其說在六四爻曰繻有衣袽終日戒夫涉川者
不能戒之於未濟之前特恃其一舟之無隙以與
彼狂颱駭浪爭命於呼吸之頃固且不可況於待
其既濡然後操舟而拯之此與夫救火者之焦頭
爛額何以異然而聖人之慮患也偏視夫事之可
需者則需之有需之不能不得已而濟者則終日
戒之至不得已而濟而終日之戒之猶不足以勝
夫所濟者之險既已濟於死亡矣乃忽然而得生
彼仁人者之於此視夫人之脫之死而易之生其
心樂不樂也自數舟者之設常歲活人以四五十
計不十年而得活者四五百人矣由十年以前觀
之彼四五百人者皆江上之遊魂水府之鬼籙也
然則使自今十年之後之人有一不得濟以淪胥
以亡者於吾心不且有戚戚乎哉若夫推前人之
心以繼於無窮此則思患預防之道宜如是也深
爽學佛者也獨能推廣有司德意俾人之得免於

危險且曰吾佛之道固然哉爲世利益多矣余樂
其有是請也而書之

唐許渾京口津亭送張崔二侍御詩愛樹滿西津
津亭墮淚頻素車應度洛珠履更歸秦水接三湘
暮山通五嶺春傷離與懷舊明日白頭人

蒜山津一名蒜山渡在蒜山下馬令南唐書馬仁裕
傳烈祖鎮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聞朱瑾之亂馳白
烈祖卽日以州兵渡江定亂烈祖得政基於此也

唐許渾將赴京師蒜山津送客還荊渚詩尊前萬
里愁楚塞與皇州雲識瀟湘雨風和鄂杜秋潮平

仍倚棹月上更登樓他日滄浪水漁歌對白頭

金陵渡見上

唐張祜詩金陵津渡小山樓一宿行人祗自愁潮
落夜江斜月裏兩三星火是瓜州

高資東西渡在縣西四十里

石公渡在定波門外石公山下

沙窰渡在大港鎮西

韓橋渡在丹徒鄉至順志朱朱倬詩隔溪人喚漁樵
動江上潮平船欲行謂此渡也

揚子津與西津南北相對隋書楊素傳江南人李稜
等聚衆爲亂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

京口素宰舟師入自揚子津進擊破之又吐萬緒傳
帝幸江都時劉元進作亂帝徵緒討之緒率衆至揚
子津

唐孟浩然揚子津望京口詩北固臨江口夷山近
海濱江風白浪起愁殺渡頭人　劉禹錫北歸渡
揚子津詩幾歲悲南國今朝賦北征歸心渡江勇
病體得秋輕海濶石門小城高粉堞明金山舊游
寺過岸聽鐘聲　盧綸泊揚子津詩山影南徐暮
千帆入古津魚驚出浦火月照渡江人清鏡悲雙
鬢滄波寄一身空憐芳草色長接故園春

三江口在岡山下

明蕭明美請置江南鎮守海口疏臣按鎮之守禦
單弱異常江頭有水兵一營不滿三百陸營兵不
滿千岡山在本郡之極東爲三江口設有把總一
員兵亦不過千數分汛設防尙恐支抵不給一旦
强寇擁至何以應之且吳越之民儇巧而健悍善
於操舟當陷危水火之時爲偷生旦夕之計賊衆
一至勢必乘機又何以應之臣稽在昔秦璠王艮
爲亂出沒江沙兵部議置總兵官駐節鎮江勦之
已而盜平相沿不革至嘉靖二十九年始有御史

趙錦建言罷設夫罷以無事在昔誠不爲過而設
以有事在今尤不可遲則總兵之應復似無容再
計矣然有將必有兵臣謂宜募土鋭兼募浙勇多
則三千少則二千又於本衛軍按册屯種者覈屯
課軍不但練得軍勇抑且稽察屯糧或可以補召
募之窮耳至議設餉臣按練餉二百六十餘萬原
爲增兵二十餘萬而設奈兵已成黙鬼而餉竟付
填谿壑已有日今議添兵即以江南四府之所出
者量移而給之不愈於虚擲之無用乎哉或又慮
添兵未免擾民不知兵之不戢祗以將之不良是

在擇一廉勇威望之將以膺其任令水陸各營將
士並歸統轄新舊操練壁壘一新宛爲天塹築一
長城矣

國朝汪楫泊三江口詩月出日未落大江生晚烟
舟停宿鷺起潮落薄氷懸列戍吹笳地黄蘆賣酒
船北來長道路盡醉水雲邊

炭渚在城西五十里有炭渚驛

東浦亦謂之潤浦元和郡縣志在縣東二里北流入
江隋置潤州取此浦爲名也

西浦宋書五行志太元十五年京口西浦濤入殺人

太平御覽郡國志曰金陵西浦亦云碩口即張碩捕
魚遇杜蘭香處也太平寰宇記南徐州記云京口舊
名碩口異苑云交州阮郎晉永和中出都至西浦泊
舟見一青衣女子云杜蘭香遣信托如君子郎愕然
云蘭香已降張碩何以敢爾女曰伊命年不修必遭
凶危敬聞姿德志相存恤郎彎弓射之即馳牛奔觳
軒游霄漢郎尋被害
北固浦在北固山下
下鼻浦在城西十里東有憩賓亭圖經云輿地志曰
監刺姦屯晉郗鑒嘗置兩壘於浦西

樂亭浦在下鼻西七里
洪信浦在樂亭浦西
徒兒浦在城東二十里藝文類聚京口記縣城東南
大路過長堋五里得屠兒浦者昔諸屠兒居此小浦
因以爲名也葉廷珪海録徒兒浦在丹徒秦始皇將
徒人過此因名
茅浦隋書吐萬緒傳劉元進作亂江南以兵攻潤州
帝徵緒討之緒率衆至楊子津元進至茅浦將渡江
緒勒兵擊走因濟江背水爲柵明旦元進來攻又大
挫之賊解潤州圍而去

申浦新唐書韓滉傳滉建節潤州閱至申浦乃還嘉定鎮江志申浦界以春申所封之地
徐浦方輿紀要齊建元初以魏人入寇張世傑等屯一軍於徐浦即徐陵也
夾灘元史董文炳傳文炳兵駐鎮江夾灘世傑收潰艦碇焦山下文炳乘輸船突陣諸將
世傑走文炳追至於夾灘世傑收潰
遂東走於海
新洲通鑑孫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東
注洲在京口西大江中南史宋武帝紀帝伐蔡洲
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
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
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帝曰王敦
劉寄奴王者不死帝此之皆散仍收
舉兵東下司馬元顯遣劉牢之拒之
至帝請擊之牢之不許遣子敬宣請
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懼竟縊於新
洲花似織
中洲晉書蔡謨傳領徐州刺史遣蔡
守中洲洪亮吉東晉疆域志云當即

長命洲太平御覽郡國志曰潤州長命洲梁武帝放生處後魏使李諧來聘武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慙

胡豆洲南史羊鴞傳侯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晝寢羊鴞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鴞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景欲透水鴞抽刀斫之景走入船中鴞以矟刺殺　至順鎮江志丹徒縣胡豆洲未詳所在案太平寰宇記胡豆洲在海陵東南二百三十八里海中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五里上多流人煮鹽爲業梁太清六年侯景敗走將北過此洲爲王僧辯軍人所獲據此洲在海陵東南海中不在丹徒存以俟考

貴洲在樂亭浦北太平御覽京口記曰嘉子洲西二里得貴洲周迴四十里許上多有居民昔魏文帝伐孫權至此洲南望曰彼有人焉而退因名曰貴洲隋書郭衍傳開皇十年衍從晉王廣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爲總管領精銳萬人先屯京口於貴洲南與賊戰敗之生擒魁帥大獲舟楫糧儲以充軍實駱賓王渡瓜步江詩鳴榔下貴洲

嘉子洲見上

譚家洲在北固山下海鮮河外楊陸榮三籓紀事本末鄭成功於順治十六年已亥七月抵焦山集諸將議曰瓜鎮爲金陵門戶宜先破之乃會僞右提督馬信前鋒鎮統領余新奪譚家洲僞材官張亮督善泗者斬斷滾江龍僞兵侍張煌言會僞水師提督羅蘊章候滾江龍既斷進據瓜洲上游焚奪滿洲木城成功與甘輝翁天佑等直搗瓜洲城破其譚家洲及滿洲木城俱潰成功令僞援勦左鎮劉猷守瓜洲餘皆渡江趨鎮江我提督管效忠以步兵駐守銀山騎兵移當大路成功以銀山迫府治爲必爭之地引兵奪之效忠北鎮江守將高謙降成功以周全斌黃昭守之屬邑皆下甘輝進曰斷瓜洲則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但坐鎮此南都可不勞定也不聽率師薄金陵八月由儀鳳門登陸屯嶽廟山大軍以千騎來薄僞前鋒鎮余新擊敗之遂輕敵不設備軍士捕魚飲博爲樂我副將梁化鳳偵知之由儀鳳門穴城出薄新營新不及甲遂就擒成功急令翁天祐馳援已無及大兵既敗余新遂以步卒搗中堅以騎兵繞山後出其背前後夾擊成功大敗諸僞將各潰走甘輝且戰且走至江騎能屬者三十人被執

殺九月成功還師攻崇明不下十月還昌
珠金沙元史本紀至元十二年七月宋趙溍張世傑
孫虎臣等陳舟師於焦山南北阿木分遣萬戶張宏
範等以撥都兵船千艘西掠珠金沙
鷓鴣堰唐僧皎然送楊山人往京口詩夜驚潮沒鷓
鴣堰朝看日出芙蓉樓沙洲時沒時長其名無定
多不勝載秪載有故實者
明唐順之洲田記古者與天下爲公而泉布其利
然山川林麓天地之產金石鉛錫萑蒲鹽蜃鳥獸
翎革之瑣細莫不爲之厲禁而名山大澤雖封諸
侯不以及者非自封植也懼夫利孔不塞而爭獄
滋繁則是以其利人者爲人害也其慮可謂深矣
丹徒瓌江爲邑沿江上下多有蘆洲其爲利甚鉅
而新故之洲時沒時長故不入版籍而人據以爲
私每一洲出則大豪宿猾人人睥睨其間畢智殫
賄百計求請或連勢人以搖官府必得乃已及不
可能則讐其得者而相與爲私鬬甚者構亡命挺
矛稍隱賊公閧於叢葦高浪之間相殺或數十人
官司逮捕輒反覆解脫獄案滿篋積十數年不
可結絕故洲之爭未已而新洲之爭又起於是丹
徒之視蘆洲如懸疣枝指之著體非特其懸與枝

而已且痛連於骨體而怵於心畜爲瘴盡不治日
深而丹徒緒水陸之口厨傳日費數十金謂之班
支郡邑公私筵燕諸所狼籍歲費且數千金謂之
坊支閭里騷然苦焉不可以已也莆田林侯既莅
郡日夜問民所利病除所不便深知班坊苦民而
未有以處也適會有洲田之訟於是慨然諭於衆
曰吾欲祛兩害以興兩利可乎且夫古者山澤之
利其權一歸於上而今擅於下古有遺人掌客道
路委積賓旅廩餼之奉其費一出於官而今役乎
民權宜歸於上者而擅於下則孔漏孔漏者啟奸
而人以殃費宜出乎官者而役乎民則斂重斂重
者積蠹而人以貧今若一切反此二徹使擅乎下
者歸之於上役乎民者出之於官塞其漏孔而蠲
其重斂因天地之贏以濟人事之乏收豪民之腴
以代貧人之瘠是蘆洲之果爲茲邑利也而又何
病乎衆讙然曰侯議是侯又以丹陽水陸之衝與
丹徒同而並練湖田爲豪民所擅與蘆洲同思推
所以處丹徒者處丹陽也乃並二議以請於巡撫
公巡撫公是之請於巡按公巡按公是之既得請
於是痛繩其豪之爭洲者與其侵湖者而歸之官

而兩邑廢寺之田附焉總洲與湖田寺田之所出裁其濫而存
而勾其贏縮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裁其濫而存
其不可已者於是出入之數大畧相均以嘉靖癸
卯九月而計籍成如其籍而行之遂以爲故事邑
人既深德侯而恐後之人不能守侯之法也而又
恐豪者惡是之病已而欲壞之也相率請於邑令
茅君而鑿石以記凡洲田與寺田之在丹徒者爲
畝共五千三百九十五歲入租一千九百擔有奇
易金可若干兩蘆蓆歲易金可百兩山薪歲易金
二千六兩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爲金

四百兩而羨凡湖田與寺田之在丹陽者爲畝共
三千四百五十有奇歲入租一千七百擔有奇易
金可若干兩湖魚歲易金可二十兩以代故時班
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爲金四百兩而羨藏其羨以
待歲收之所不及而間出其羨以賑卹飢自癸卯
九月至乙巳五月總羨金九百八十二兩米千五
百九十擔有奇其纖悉列之碑陰其區畫出入則
計籍具存林侯名華字廷份篤志古道爲政一本
經術余嘗爲序其口義者其惠愛在民多可書茲
以記洲田也故不及　國朝馮詠蠲免坍江田賦

記　今天子即位改元　詔免江南省逋賦數百萬明年沿江水災　詔是年漕米緩輸其半減地丁銀十之三又明年部臣按　聖祖朝奏銷籍內載丹徒縣坍江田地一百八十一頃二十二畝八分七釐六毫故侍御王公之瑚於康熙四十六年奏請豁免至是鎮海將軍署江蘇巡撫何公覆奏如前下部議如所請有　旨依議於是歲免銀一千六百二十二兩八錢二分八釐米麥一千九百七十七担五斗三升二合始五十一年至雍正三年其免舊逋銀二萬二千七百十七兩八錢八分米麥二萬七千六百八十五担四斗二升自是歲除其額徵之數編於令是邑濱江田地常受洪潮衝沒民無以償其賦相率逃亡　聖祖惻然憫之　詔免二十八年以前逋賦及有侍御王公之請復允所奏載在部籍其後部臣行查數四格於制撫兩臺遷延不報至　今上二年復下部檄於是署巡撫何公會同總督部院查公親詣江濱具疏聞於　上故降今　旨初　聖祖巡幸江南者六稔民爲重賦累甚窮苦屢下赦免之詔故江南民較他省受恩特多

今上御極

方新嘉與大臣議赦議減歲下　詔旨多者免數
百萬少亦數萬江南財賦浩繁之區損　國帑以
益民生不獨見　聖恩之有加無已益以彰
先帝之盛德於弗替也已　旨既下沿江耆老
野夫衛軍屯卒懽呼踴躍填街塞郛北向叩頭謝
至於涕流念無以仰答　聖恩且事屬創典宜
有以示後人咸來告丹徒令馮詠請爲記故記之
如此

眺陵故城水經注縣北二百步有故城本眺陵郡治
也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　詳見前

漢揚州刺史劉繇墓水經注眺陵縣舊會稽之屬縣
丹徒縣也城北有劉繇墓淪於江　詳見前

明知陝州暗光祿寺少卿史記言墓在城東濱江府志
記言字司直丹徒人萬歷壬子舉于鄉知長沙縣擢
陝州知州陝當賊衝記言募勇敢士聘少室僧道清
太和者練鄉丁賊屯磁鍾鎮記言迎擊斬數十級生
擒二十餘人賊首老回回馬守應等衒之部十數萬
衆環州城堅守三月賊解去會夜大雪賊哭自靈寶
來緣城上二僧躍身越城河噶賊賊誘記言降記言
大呼曰今日有死知州無降知州也身中四矢双裂
腹洞胸死時崇禎八年十月也事聞贈光祿寺少卿
二僧護其喪歸居丹徒之沙渚
後太和返少室道清遇盜死

國朝都司羅明昇墓在談家洲今淪於江邑志順治
十六年海寇犯鎮江明昇守談家洲被害諸生談枚

徵藁葬之並爲立廟康熙四十四年　聖駕南巡賜
奮勇致身額新其廟後洲没於江移祀南岸觀音庵
雍正間移廟南門口府志明昇南陽人由神木道中
軍守備遷鎮江巡江營都司順治己亥爲寇所害家
丁趙狗兒亦血戰死備兵參議胡亶爲文致祭書其
事於石表江上

翫亭嘉定志在府治西九里江津之上舊亭絶小乾
道己丑守臣陳天麟重建王象之輿地紀勝翫亭北
爲浮玉亭

谷山水志卷九